

电
形
文
学
剧
本

575477



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

124
50

锦 江 演 唱(增刊)

47路电车上的 凶杀案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

一九八〇年三月

前 言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来到了！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将这部电影文学剧本《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献给这百花争艳的春天。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我市青年业余作者张振齐同志的处女作。作者以充沛的政治热情歌颂我公安干部以崇高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缜密严细作风，侦破四十七路电车上的凶杀案的英雄业迹，剧本自始至终贯穿着侦破与反侦破的尖锐斗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结果出乎意外，又合乎情理。它象一朵初绽的花蕾，洋溢着青春的生机。

为了发展繁荣我市文艺创作，活跃文化生活，使文艺的春天更加绚丽多采，我们增刊发表这部电影剧本向广大读者征求意见，以帮助作者进一步加工修改。同时，我们又转载了英国电影剧本《豺狼的日子》供读者结合《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欣赏、阅读。这个剧本描写法国一个反动组织，收买一个国际职业刺客，企图刺杀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经过。情节曲折紧张，扣人心弦，因改编技巧高超而获得过美国好莱坞颁发的最佳编剧奖。这两个电影剧本的题裁颇有近似之处，有助于广大读者打开思路，给《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80年3月

目 录

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张振齐 (1)

附录：豺狼的日子……………〔美〕 K. 罗斯著

陈笃忱译 (67)

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

(电影文学剧本)

张 振 齐

1 序幕：一九七七年深秋。

南方某大城市。

深夜。

秋风萧瑟，大雨滂沱。

一辆通道式电车在狂风暴雨中开行，这是47路末班电车。

一盏若明若暗的街灯照着三个穿雨衣、戴口罩的人从音乐学院旁边迎着电车走去。

电车缓缓停住。

三个人影从中门急促地上了车……

电车继续驰行……

2 郊区、电车终点站

电车在大雨中慢慢停住。

3 电车里

女售票员：终点站到了，请同志们准备下车。

几个乘客在慢慢下车。

售票员走到一个戴着口罩，穿一件深色塑料雨衣的姑娘面前。

姑娘头靠窗坐着，好象是睡着了。

售票员：同志，终点站到了，请下车。

姑娘一动不动。

售票员笑了笑：同志，醒一醒，同志……

突然，售票员看到姑娘的脸痛苦地歪向一边，姑娘的腰上正缓缓地流下一股鲜血……

售票员吓得一声尖叫。

姑娘突然睁开美丽的大眼睛凝视了一下售票员，身子往旁边一歪倒在地上，她已经断气了。

姑娘的腰上，插着一把三棱刮刀，鲜血直淌。

镜头在惊慌的售票员与倒地的姑娘画面上停止，急甩出片头字幕：

〔47路电车上的凶杀案〕

售票员头伸出窗外大喊，司机闻声赶来。

职演员表。

一只手指发抖而有力地拨着电话号码盘。

职演员表。

公安局警车飞快开出，车上坐着公安局刑事侦察科科长李延，侦察员谭雄、杨风明、潘琴及法医、鉴定科科长苗庄等人员。

雨中飞驰的警车……

越下越大的雨……

街灯昏暗，树影婆娑……

警车飞快地开进停车场……

公安人员跳下车，向电车跑去。

职演员表到此映完。

4 电车上

售票员正激动地向李延等人介绍情况。谭雄、杨风明在作记录，潘琴协助其他人员在仔细检查尸体，镁光灯不断闪烁……

售票员：大约是电车停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雨下得很大，上来三个戴口罩、穿雨衣的人，天很黑，看不清楚，其

中一个人向我买了三张终点站的票，另外两个人的模样我就没注意了。

李延：你记得向你买票的人有什么特征吗？

售票员：……好象人很瘦，穿一件军用雨衣，戴一个大口罩……仿佛还戴了一只手套……

李延：一只手套？……

检查人员照完相，从尸体身上抽出一把三棱刮刀。

潘琴：（走过来）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证，里边有两张音乐会演出票，今天晚上七点三十分。

李延：手电筒！

谭雄打开手电筒照着学生证。

特写：一张微笑的姑娘照片，面庞秀丽，娴静，右嘴角有一颗小痣，眼睛很大，睫毛向上翘着，旁边端正地填着：戈丽萍，24岁，器乐系学生。填发日期：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

李延沉思地合上学生证。

5 公安局会议室（深夜）

参加会议的有各科有关人员，公安局长钟镇亲自主持会议。

钟镇：同志们，市委对这个案子很重视，指示我们一定要依靠群众，尽快破案。我看还是先从检查结果谈起吧，李延同志！（示李）

李延：这是一起很凶残的谋杀案，死者戈丽萍被杀之前嘴里塞上了一只线手套（出示线手套），然后戴上口罩，强行架上电车杀害的。

镜头叠现戈丽萍被杀场面。

李延：在检查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凶手会那么

蠢，要把戈丽萍架上电车去杀害呢？这是很危险的。在现场捡到两颗雨衣纽扣，经过核对，是死者雨衣上掉下来的。可以设想，绑架她的人事先并不打算要杀死她，而只是准备把她弄到什么地方去，戈丽萍经过挣扎并企图反抗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对她下了毒手。三棱刮刀刺中了戈丽萍左腰5寸多深的脾脏部位，切断了大动脉，流血过多而死。由于当时雨下得很大，现场留下的脚印，痕迹都很模糊，给我们的破案带来一定的困难。

苗庄：（从桌子上举起三棱刮刀）从鉴定的角度谈谈凶手杀人的这把刮刀和线手套吧！这是一把普通的刮刀和线手套。这样的刮刀和手套市场上有卖的，工厂里的钳工、汽车司机、修车工都有这样的刮刀和手套，要在全市范围内查出谁少了一把刮刀和一只手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其次是受害者本身，没有发现被抢劫和强奸的迹象，究竟是情杀或谋杀尚不清楚，只是在她的右肩上有一道两指宽的伤疤。

公安人员在认真记笔记。

苗庄：经过法医和技术部门鉴定，这是两个月前碰伤愈合的。我的报告完了。

钟镇：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谭雄：刮刀上有指纹印吗？

苗庄：凶手是戴了手套的。

李延打开笔记本，拿出两张音乐会演出票，票已被撕去两只角，李延向大家出示两张票。

李延：这是在戈丽萍身上留下的两张音乐会演出票，我估计是她主动约了什么人去看演出，我的意见就从这两张票开始调查吧！

钟镇沉思地点点头。

6 凌晨、音乐学院办公室

桌上放了两张撕了角的演出票。学院的一个干部在介绍情况，李延、谭雄在作记录。

干部：这是昨天下午我们学院发的演出票。至于戈丽萍和谁去看的演出，要找她同宿舍的人问一下。

李延看看表：凌晨五点。

李延：可以吗？

干部点点头。

7 戈丽萍寝室

屋里的陈设简单、朴素。迎面斜着摆了两张单人床，床上挂着蚊帐，靠墙角摆了两只谱架、临窗放了一张写字台，桌上放了一张戈丽萍拉琴的放大照片，小台灯等东西。

一张床上一个胖乎乎的姑娘正在睡觉，桌上的座钟“嘀嗒”“嘀嗒”地走着。

门外突然传来“咚咚、咚咚”的敲门声。

胖姑娘嘟噜着披起长大衣，朝座钟看了一眼，嘴里不住地埋怨：死丫头，一夜上哪儿去了……

胖姑娘打开门，门外站着学院干部和两个公安人员。胖姑娘楞住了。

干部：小王，这是公安局的同志。

胖姑娘：（惊异地）公安局？

李延：（走进门）是呀，戈丽萍出事了……

胖姑娘：出事了！

李延：嗯，我们要检查一下她的东西。

胖姑娘：我需要出去吗？

李延：不用，待会儿还要麻烦你哪！

公安人员开始了检查，谭雄撩开戈丽萍床上的蚊帐，床上被盖叠得整整齐齐……

胖姑娘突然“呵”一声，谭雄猛地转过头去，目光炯炯地盯住她。

李延：怎么啦？

胖姑娘迟疑了一下，用手指着床上。

胖姑娘：盒子！

谭雄：什么盒子！

胖姑娘：一只蓝色的提琴盒，她是习惯放在床上的。

李延：昨天晚上你去看了演出吗？

胖姑娘摇摇头。

李延：看演出你们是一起去的吗？

胖姑娘：不，昨天晚上出大门的时候，我看到她正在传达室打电话。

李延：（沉思地）打电话……提琴盒……

谭雄：老李！

李延走过去一看，枕头下一大叠用手绢包着的钞票。

李延包好放在皮包里。

8 音乐学院办公室（清晨）

传达室老田正在向李延等人介绍情况。

老田：戈丽萍这姑娘昨天下午、晚上一连打了两次电话。

正在作记录的李延、谭雄惊异地抬起了头。

老田：快到下午七点的时候……

9 大门口传达室（回忆）

穿着浅色花呢秋装的戈丽萍正在拨电话，这时对方电话显然占线，戈丽萍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拨着，并不时抬头望望墙上的挂钟。

老田摘下老光眼镜，抬起头来看了看她。

老田：姑娘，别着急，可能对方占线了。

戈丽萍：田师傅，你看，真急人，七点半的演出。

老田：给谁打电话这么着急？

戈丽萍羞涩地笑了笑，电话终于拨通了。

戈丽萍：（激动地）安装公司吗？请找一下吊车司机史建同志，谢谢。

老田微笑了一下，起身到里间去了。

10 音乐学院办公室

李延和谭雄迅速地记录下老田提供的线索。

李延：晚上她又给谁打电话呢？

老田点上了一支烟，沉思了一下。

老田：今天我一直在想她昨晚打的那个奇怪的电话……

11 大门口传达室（回忆）

深夜，滂沱的大雨。

老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用手抹了抹传达室窗子上的雨水，向外面仔细地观望了一下。一个青年人骑车冲进来。

老田：小杜，后面还有看演出的同学吗？

小杜：田师傅，我是最后一个，关门吧！

墙上的挂钟“咣、咣”地打了十一下，老田伸手正要关

上传达室的小窗口。

突然，戈丽萍跑进校门，推开传达室的窗口，雨水顺着袖管往下流，手在微微打着抖。

老田：（吃惊地）戈丽萍！是你？

戈丽萍惊慌地用不连贯的句子对老田说着。

戈丽萍：田师傅……电话……给我用一下电话……

老田：这么晚了，你给谁挂电话？

戈丽萍：一件急事！请快把电话给我！

老田把电话递给她，转身到里间屋去了。

戈丽萍拨通了电话：喂，我找邝跃林……

戈丽萍不断地往后面望着……

戈丽萍：（激动地）邝伯伯吗？我是戈丽萍，放在你……
（背后猛扑上来两个黑影）

“你们……”戈丽萍突然惊恐地叫了一声，老田急忙从里间屋跑出来，电话丢在一边，人不知去向……

老田惊诧地望着悬在窗外摇晃着的电话筒……

12 音乐学院办公室

李延沉思着，默默地看着老田。

谭雄：名字你听清楚了？

老田：当时雨下得很大，我没有听清楚，待我把雨衣穿好追出去，连人影也没有，街上一辆电车刚开走。

李延：谢谢你提供的重要线索。

老田：（摇头叹息）一个多好的姑娘，真没想到……

13 公安局、刑侦科

李延从桌上抓起叮铃作响的电话机。

李延：是呀，我是李延，呵，你是音乐学院！

14 音乐学院、保卫科

干部：我是音乐学院保卫科，刚才有一个电话找戈丽萍，发话人叫邝跃林，职务是省外贸局局长。

15 公安局、刑侦科

李延：（沉思地）局长？！

16 外贸局接待室

一个干部正在向李延等人介绍情况。

干部：是的，邝跃林同志是我们局刚调来的局长，这是一位坚持真理，刚直不阿，受人尊敬的老同志。六〇年因为说了两句公道话，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年吃尽了苦头……

李延：现在可以找到他吗？

干部：已经走了，请到他宿舍去吧！

17 邝跃林家、会议室

李延等人在沙发上坐着，门外走进来一个秃顶，人高而瘦，双目很有神，五十开外的人，他就是新来的省外贸局局长邝跃林。

干部：邝局长，这几位是公安局刑事侦察科的。

李延：我们接到了你打给音乐学院查询戈丽萍的电话…

…

邝跃林：啊！出什么事了吗？

李延：昨晚11点左右她给你打过电话吗？

邝跃林点点头。

李延从皮包里拿出戈丽萍被害的照片走到邝跃林跟前。

邝跃林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李延。

李延：（冷静地）昨晚她给你打电话时，话还未说完被人拖上电车杀害了！

邝跃林吃惊地倒抽了一口凉气。

邝跃林看着照片，泪水涌出了眼眶。

邝跃林：（悲愤地）……这……

李延：邝局长……

邝跃林：呵，对不起，昨晚我接到戈丽萍的电话以后，一夜没有阖眼，今天一早我给音乐学院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打通，刚才好不容易打通了，他们什么也不说，只问了我姓名，单位，电话又断了。没想到……

李延：你最后是什么时候见到她的？

邝跃林：昨天下午……

18 熙熙攘攘的大街（回忆）

戈丽萍提着小提琴盒在电车站候车。

邝跃林从一家银行里出来，手上提了一个黑亮的人造革皮包走到戈丽萍旁边等车。一会儿，邝跃林掏手绢时，几张钞票掉在地上，戈丽萍笑了笑，走过去替他拾起来。

戈丽萍：同志，你的钱丢了。

邝跃林回头接过钱，说了声：“谢谢”。又回过头朝戈丽萍仔细看着，戈丽萍对他点头微笑。突然，邝跃林发现了戈丽萍嘴角旁的小痣。

邝跃林：（激动地）你是小萍吗？

戈丽萍疑惑地看着他。

邝跃林：不认识啦？我是邝明的爸爸呀！

戈丽萍：（惊奇地）你是邝伯伯？！你可老多了也瘦多了！

邝跃林感慨地连连点头。

邝跃林：小萍，这些年你们全家怎么样？噢，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一聊吧！

戈丽萍：呵，不！邝伯伯，现在……我还要赶回学校去……

邝跃林：嗨，怎么，你忘了小时候你拉完了琴，缠着要我买冰淇淋的事吗？

戈丽萍不好意思地笑了。

19 东方饭店

服务员端来一大盘各种各样的菜肴，一瓶包扎精致的葡萄酒和两个酒杯。

邝跃林打开葡萄酒：（感慨地）也难怪你不认识我，十几年了，都变样了，你不也长成个大姑娘了吗？

戈丽萍笑了笑。

邝跃林：（指着小提琴）还在拉琴？

戈丽萍：（点点头）今年刚考上音乐学院。

邝跃林：爸爸还好吗？

戈丽萍：……他六七年就死了……

邝跃林：（吃惊地）死了，怎么死的？

戈丽萍眼里涌出了泪水……

20 高楼阳台上（讲述）

戈丽萍的父亲戈华浑身伤痕，抱着一把黑亮的提琴，眼泪潜然而下……

浩瀚的天宇中，一把提琴急剧地掉下……
水泥地上，戈华面朝下爬着，脑旁血流如注……

21 东方饭店

邝跃林明白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邝跃林：你妈妈、哥哥呢？

戈丽萍：爸爸死了以后，我们全家被撵出了音乐学院。六八年哥哥参加武斗，说他打死了人，内判了十五年。妈妈一气之下，两眼瞎了。家中生活没有了来源，我读完了中学，只好到处找事干……困难呵，邝伯伯，要给妈妈治病，又要给监狱的哥哥送东西……邝伯伯，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好不容易见面。

邝跃林：（激动地）说吧，小萍，说说也好，这两代人的鲜血，一代人的青春！应该永远记住！你妈妈现在呢？

戈丽萍：爸爸的问题平反以后，妈妈送进了医院，哥哥的事听说也正在开始复查……

邝跃林点点头，拉开黑皮包，里面全是一叠叠的钞票。

邝跃林：这是我刚补发的工资，不少吧？

邝跃林拿出一叠放在戈丽萍手里。

邝跃林：来，邝伯伯和你们分别十几年了，没有好好照顾你们，这点钱给你妈妈买点东西，算我的一点心意吧！

戈丽萍：不！这……

邝跃林：收下吧，小萍，你忘了我和你爸爸的交情啦？

戈丽萍接过钱，低声：（感激地）谢谢，邝伯伯……

邝跃林：剩下的钱我去交给民政局，要他们转交给象我一样因为说了两句真心话，现在还没有平反，还在忍饥挨冻的人们……